

S 007161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五十二本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紀念專號

第二分

目錄

中國古代的棉織品.....張秉權

Reconstruction of Proto-Atayalic Phonology Paul Jen-kuei LI

Perfective and Imperfective in Spoken Tibetan.....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

附載

古代的金屬工藝.....陳良佐

上篇：有色金屬與青銅冶鑄工藝

下篇：鐵銅冶鑄工藝

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

中華民國 臺北

C 5
52.2
791

S

007161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五十二本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紀念專號

第二分



S9004605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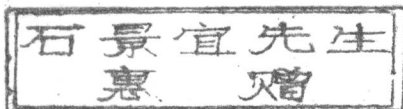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的棉織品……………張秉權…203—233

Reconstruction of Proto-Atayalic Phonology ……… Paul Jen-kuei LI…235—301

Perfective and Imperfective in Spoken Tibetan……Betty Shefts CHANG…303—321
and Kun CHANG

附載



古代的金屬工藝……………陳良佐…323—390

上篇：有色金屬與青銅冶鑄工藝

下篇：鐵銅冶鑄工藝

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

中華民國 臺北

中央研究院
歷史言語研究所集刊

第五十二本

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紀念專號

第二分

定價新臺幣壹佰元正

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永裕印刷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代售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98號
	三民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出版

中國古代的棉織品

張秉權

這篇小文是拙著小屯殷虛出土龜甲上所黏附的紡織品的姊妹作品。在敘述正文以前，我要先將這個題目的範圍，作一界說，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本文所稱的「中國」，是指現在中國境內的一切地區，而不是歷史上的中國疆域。所謂「古代」，則指唐及其以前的時代，而不是一般人所稱的古代。凡是在中國境內出土的古物；或歷史文獻上的記載，屬於唐代以前，而與棉或棉織品有關的，都是本文想要蒐集或討論的資料。

民國六十年的春天，我在殷虛出土的那些無字甲骨中，發現了一些極為細小的紡織品的殘片碎屑。當時，即請專家鑑定。旋經司法行政部的劉熙森、丁士平兩位先生，使用光學顯微鏡，以穿透式和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法（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觀察檢驗，認為：「檢品纖維之側面形態，及橫斷面特徵，均與棉織纖維之特徵相同。由此故可判斷送鑑之檢品為棉纖維類之紡織品」。這一結果，實出意外，我原以為它們不是絲；就是麻的織品。現經鑑定，居然是棉，棉在古代的文獻中，很少提到，甚至在宋代以前，連从木的「棉」字，都還沒有。那時，無論是木棉或絲棉，都用从系的「緜」字，而且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也都認為棉紡織品在中國歷史上的出現，不會很早。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不會想到，遠在殷商時代，已經有了棉布。然而，現在事實證明，卻有棉布碎屑黏著在那個時代的遺物上。豈非一大奇蹟；豈不令人驚奇。不過，由於這一發現，使得中國

歷史上，有關棉織品的發展過程，出現了一段空白的時間。爲了想了解這一空白；填補這個空白，我就開始注意和蒐集這方面的資料。然而，這一課題，對我來說，既新鮮，又外行。所以工作進行，往往事倍功半；材料蒐集，常常掛一漏萬。不過數年以來，日積月累，也不無收穫。本文所敘，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則在取材方面，又何以祇限於唐代以前？那是因爲我原來的目的，祇想在文獻中找尋資料，填補那一段歷史上的空白，所以在材料方面，自然是愈早的愈好，而唐以前的那些，又往往須加詮釋，或加討論，始能確定。至於宋元以後，記載較多，也較詳盡，自可不必贅述。

下文的敘述，將從文獻上的記載；和考古上的發現，兩方面分別進行。有關考古發現的資料，則按其時代先後，從早到晚，分別敘列。至於文獻上的記載，則自唐代開始，往上追蹤，從流溯源，對於一些專門名詞的解釋，可以省掉許多麻煩和重複。

現在，我們先看文獻上的記載。在唐代，最能反映出當時人們生活的，莫過於詩人的詩。在唐詩裏，就有一些關於棉或棉布的記述，例如：

蜀客南行祭碧雞，木縣花發錦江西。（張籍，送蜀客）

蜀魂寂寞有伴未？幾夜瘴花開木縣。（李商隱，燕臺，夏）

今日致身歌舞地，木縣花暖鷓鴣飛。（李商隱，李衛公）

樹葉無聲神去後，紙錢飛（一作灰）出木縣花。（王翬，祠漁山神女歌）

這些詩，有的詠西蜀，有的指嶺南。可見那些地方，在唐代都有木棉出產。又如：

鶴筆粗疎無實事，木縣花冷得虛名。（白居易，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詩）

未收木縣褥，已動蒲葵扇。（白居易，早夏遊宴）

火布垢塵須火浣，木縣溫軟當縣衣。（元稹，送嶺南崔侍御）

白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縣裘。（張籍，崑崙兒）

這些詩裏的「木縣」，有的是指「縣絮」；有的則指「縣布」。譬如第一首中的「木縣花」，應是「縣絮」，因爲那首詩的第一聯，第二句說「綾軟縣勻溫復輕」，已經指出那是縣絮了。至於第四首中的「木縣裘」，應該是「縣布的裘」。它和白居易詩中的「白布裘」「布裘」「桂布裘」「白氎裘」等等的語法一樣。況且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說倭人「男子皆露紆，以木縣招頭」。可見「木縣」二字，早在三國時代，已經被用來指稱縣布的了。那時，棉布的名稱，除了「木縣」以外，還有不少，也被詩人

常用，例如：

魚牋請詩賦，檀布作衣裳。（王維，送李員外賢郎）
漢女輸檀布，巴人訟芋田。（王維，送梓州李使君）
 細軟青絲屨，光明白疊巾。（杜甫，大雲寺贊公房）
 裘輕被白疊，靴暖踏烏氊。（白居易，喜老自嘲）
 短屏風掩臥床頭，烏帽青氊白氎裘。（白居易，卯飲）
 巾之¹刼貝布，饌以²梅檀餌。（皮日休，太湖詩，孤園寺）
 桂布白如雪，吳縣軟於雲。（白居易，新製布裘）
吳縣細軟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雲。（白居易，醉後狂言贈蕭殷二協律）
 腹空先進松花酒，膝冷重裝桂布裘。（白居易，病中詩，枕上作）
 枝枝膏露凝滴圓，參差失向³兜羅縣。（李威用，謝僧寄茶）
 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氎胡衫雙袖小。（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

又如新唐書環王傳說：

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王衣白氎古貝，斜絡臂飾，金緋爲纓，髻髮戴金華冠如章甫。妻服朝霞古貝短裙，冠纓如王¹。

以上那些名稱，除了檀布、桂布、木縣以外，其餘的大都與外國語有關，尤其是佛經的翻譯方面，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所以玄應和慧琳的一切經音義中，就收羅了不少這一類的名稱。現在，我將它們歸納爲四類，分列如下：

一、稱⁴刼貝或古貝者，例如：

（1）刼貝：四分律曰：「刼貝，或言刼波育，或言刼婆娑，正言迦波羅。此譯云樹花名也，可以爲布。高昌名氎，氎是衣名。罽賓以南，大者成樹，以北，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⁵紵以爲布。用之爲衣也」²。

1. 卷一百二十二下，列傳一百四十七下，南蠻。p. 533 開明本。

2. 慧琳，卷第五十九，第六張，碼 p. 1289，（民國五十九年，大通書局影印日本翻刊麗藏本）。又玄應，卷第十四，第三頁（a-b），四分律第二卷，「刼貝」作「拘遮羅刼貝」，其音義則與慧琳相同，但「以北」作「以此」。（海山仙館叢書本，道光乙巳鐫）。又慧琳，卷第二十六，第二十二張，大般涅槃經第二十卷，曰：「刼貝娑花：花同柳絮，可以爲綿，詢問梵僧，白氎是也。」（p. 543）又慧琳，卷第六十一，第十張，石，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律第三十七卷，曰：「撚刼貝線：撚刼貝線者，撚刼貝草花絮以爲織纒線也，織爲白氎布也」。（p. 1340）

(2) 古貝：俱舍論曰：「古貝：府蓋反。謂五色氈也。樹名也。以花爲氈也」³。

二、稱氈或白氈、帛氈、有氈、細氈、縷氈、紡氈、妙氈者，例如：

(3) 氈：妙法蓮花經譬喻品曰：「氈，徒協反。切韻：細毛布。今謂不然，別有氈花，織以爲布。其毛所作，諸褐罽是」⁴。

(4) 白氈：佛本行集經曰：「白氈：古文氈同，徒煩反。毛布也」⁵。金光明經曰：「西國草花絮，撚以爲布，亦是彼國草名也」⁶。佛說長者音悅經曰：「埤蒼云：氈，毛布也。考聲云：草花布也。古今正字從毛疊聲。或從眾作氈。經文從糸作縶，非之」⁷。起世因本經曰：「經作疊，亦通」⁸。四分尼羯磨曰：「音牒，案氈者，西國木繇，花如柳絮，彼國土俗，皆抽撚以紡爲縷，織以爲布，名之爲氈。說文從毛疊聲」⁹。

(5) 紡氈：轉女身經，一名腹中女聽經曰：「抽毳紡氈：氈者西國木綿草，花如柳絮」¹⁰。

3. 慧琳，卷第七十，石，第八張，俱舍論第九卷，玄應撰。(p. 1518)

4. 慧琳，卷第二十七，第三十五張。(p. 579)

5. 元應，卷第十九，第十三頁(b)，佛本行集經第三十九卷。又慧琳，卷第五十六，第四十五張，碣。(p. 1228)

6. 慧琳，卷第二十九，金光明經卷第六，第十九張。(p. 625)。又(p. 803)曰：「西國草花布也」。

7. 慧琳，卷第五十五，第二十六張(p. 1198)曰：「氈衣，西國草花布也」。

8. 慧琳，卷第五十三，起世因本經卷第二。(p. 1147)

9. 慧琳，卷第六十四，第二十九張，石。(p. 1416)。又卷第三十，第三十張，持人菩薩經卷第四(p. 650)曰：「帛氈，恬協反，案帛氈，西國撚草花絮，織以爲布。其花如柳絮」。又卷第三十四，第十八張，昆，佛爲勝光天子說王法經曰：「白氈：下，甜煩反。埤蒼云：氈，細毛布也。考聲云：亦草花布也。文字典說從毛疊聲」(pp. 736-737)，又元應，卷第十一，第十六頁(b)，增一阿含經第九卷曰：「白疊，字體作氈。古文作[氈]同。徒煩反。毛布也。經文作縶，知立反。縶，絆也，縶非經義」。慧琳，卷第五十二，第二十九張，碣(p. 1124)，同此，惟「縶」作「縶」；「經義」作「經音」。又如文殊師利菩薩六字經(慧琳，p. 803)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慧琳 p. 73)，大寶積經(慧琳 p. 283)，均有「白氈」及其音義，率多類同，不繁備舉。又慧琳卷第四十一，第二十二張(p. 873)，六波羅蜜多經卷第三，曰：「氈花：音牒，西國草花絮也。如此國柳絮，菊花絮，蒲花絮相類細軟綿」。又慧琳卷第四十五，第十八張，玄應撰，地持論第十卷，曰：「波羅奈：應言波羅奈斯。此國名也，彼國出名氈」(p. 963)。又元應，卷第十三，第二十二頁(b)，佛般泥洹經曰：「有氈：又作氈，同。徒煩反。字林：氈，毛布也」。慧琳卷第五十二，第五十六張，碣。(p. 1137)所載相同。

10. 慧琳，卷第三十三，第三十六張，昆，(p. 724)。又慧琳，卷第六十四，第三十四張，四分僧羯磨上卷曰：「縶氈：上，悉計反。說文從糸從囟；律文從田作細，俗字也。下，徒協反。案：氈，西國草花絮，撚以爲布也。囟音信」(p. 1418)。又慧琳，卷第三十一，第五張，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二曰：「縶氈，前持人菩薩經第四卷已釋訖也」(秉權案：其音義即上舉帛氈條)。(p. 662)

- (6) 妙氈：大力金剛經曰：「恬叶反。考聲云：毛布也。亦草花布也。經文作綵，非也」¹¹。

三、稱設拉者，例如：

- (7) 設拉：瑜珈師地論曰：「郎荅反。樹名也。如皂莢樹類，而角甚長，裏中有絮如絨，名妬羅絨，堪以爲衣者也」¹²。

四、稱兜羅絨，妬羅絨，蠹羅絨，堵羅絨者，例如：

- (8) 兜羅絨：大寶積經曰：「兜羅絨，上，都侯反。梵語細栗絨也。卽柳花絮，草花等是也」¹³。大般涅槃經曰：「此云木綿也。其細栗，狀如楊柳樹花，若用此綿觸人眼睛，淚不出，故知栗」¹⁴。
- (9) 堵羅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曰：「梵語輕栗絮也。沙門道宣注戒云：柳花絮，蒲臺花綿，白楊花絮，白疊花絮等是也。取輕細柔栗爲喻也」¹⁵。
- (10) 蠹羅絨：解深密經曰：「蠹羅綿，或作妬羅。上，都路反。舊言兜羅綿，皆一也」¹⁶。

又據陳鴻的東城老父傳說：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潁川陳鴻祖携友出春明門……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鄰間。……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¹⁷？

可見在開、天之際的太平盛世，長安城裏的街頭巷尾，就可以買到棉布。又如：太平

11. 慧琳，卷第四十，第三十張，昆。(pp. 856-857)

12. 元應，卷第二十二，大乘論，第三頁(a-b)。

13. 慧琳，卷第四十一，第十二張，大寶積經卷第一。(p. 208)

14. 慧琳，卷第二十六，第三十八張，大般涅槃經第十一卷。(p. 536)

15. 慧琳，卷第七，第三十二張，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百六十一卷。(p. 134)

16. 元應，卷第二十一，第十六頁(a)，解深密經，第一卷。慧琳，卷第三十，第三十八張，城(p. 655)，曰：「蠹羅綿，上，當固反，或作妬羅綿，舊言兜羅綿，皆一也」。又元應，卷第二十四，第十頁(b)，阿毘達磨俱舍論，第十一卷，曰：「妬羅綿，丁故反。舊言兜羅綿也」，然則「兜」、「堵」、「蠹」、「妬」實爲聲音相近，而互相通用。

17. 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五，雜傳記類，pp. 13-15 進步書局校印本。

廣記卷一百六十五，廉儉類，夏侯孜條說：

夏侯孜爲右拾遺，嘗著綠桂管布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麤澀？具以桂布爲對，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問宰臣，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久之。亦做著桂管布。滿朝皆做倣之，此布爲之貴也¹⁸。（出芝田錄）

可知桂布本來不貴，由於滿朝倣著，一時供需失調，因而漲價。以穿著桂布來形容夏侯孜的廉儉，正和用「木棉阜帳」來形容梁武帝的節儉一樣，亦見當時的棉布，並非奢侈的物品。以桂布爲棉布的，大都根據李時珍本草綱目所引沈懷遠南越志中所說：

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紡如絲棉，染爲斑布¹⁹。

作爲依據。不過，也有一些人，根據太平御覽卷八二〇所引沈懷遠南越志中的

桂州豐水縣有古綠藤，俚人以爲布。

以及裴淵廣州記中的：

蠻裔不蠶，採木棉爲絮，剝古綠藤，績以爲布。

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嶺南道廣州信安縣中所說的

又有鉤綠藤，南人績以爲布。

認爲李時珍將萬震南州異物志和沈懷遠南越志的記載，混而爲一，所以將古終藤所製的樹皮布，誤認爲棉布了²⁰。古終藤所製的布，究竟是棉布？還是樹皮布？這個問題，似乎應該分幾個層次來探討。第一，沈懷遠所說古終藤，是真的古終藤？還是古綠藤？他會不會將木棉樹，誤認爲古終藤？或者，那時那地方的人們，根本就將木棉叫作古終藤，正似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的人，將攀枝花叫作木棉一樣。這些問題，現在似乎都已無法解決。其次，李時珍所看到的南越志，是否就是上引太平御覽八二〇所記載的那一些？或者他另有所據？如屬前者，那是李氏錯了；如屬後者，那就很難說是他的錯誤。不過，這些問題，現在亦已無法解決。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知道，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所引沈懷遠的南越志，與李時珍本草綱目所引的相同²¹。徐氏是

18. 同上，廉儉類 p. 8.。

19. 見本草綱目卷三十六。例如鍾退，從蘭溪出土的棉毯談到我國南方棉織的歷史，（文物 1976, 1, p. 91）即據此以爲桂布就是棉布。

20. 例如：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pp. 33-34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66 年（1977），臺北。

21. 見卷三十五，蠶桑廣類，木棉 p. 51，輔華齋南紙印刷局，民國 31 年（1942）北京。

否從李氏的書中所轉引？或者，他另有所本？可惜現在已經無法確定。可是，他曾經看到過李氏的引文，而沒有異議，則可確知。否則，兩者所引，不會相同。李時珍不僅在明代是傑出的植物學家，他的本草綱目，即使在現代，也還是很有貢獻的著作。徐光啟在明代，也是很有科學頭腦的人物。如果說，他們會將兩種不相干的植物，混而為一，實在令人有點不可思議。第三，即使古終藤不是木棉，不能製成棉布，祇能製作樹皮布。也仍不能否定桂布是棉布的可能性。從上文所舉白居易詩中所說的桂布，是既細密而又白如雲，白似雪，以及夏侯孜口中所說的可以禦寒；文宗所說的何太粗澀？可知這種布的品類，粗細不一，且可禦寒，恐怕又非棉布莫屬，樹皮布是不可能有此特性的。再退一步說，即使桂布不能算是棉布，也仍不會影響到唐代的西蜀、嶺南、長安、江南等處已有棉布的結論。所以，有關桂布問題的討論，我想到此為止，不再追究了。

現在，我們再往上看，陳書姚察傳說：

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²²。

梁書和陳書的撰著人姚思廉，是姚察的兒子。所記載的，自應格外清楚翔實。由此，可知所謂「南布」，在當時也不能算是「厚餉」的禮品。俞正燮在他的癸巳類稿木棉考中，認為南布既然不是「麻布蒲練」，應該就是「木棉布」了²³，而且他在該處的書眉上，加了一段有關夏侯孜桂管布的材料。可見他認為桂布與南布一樣，都是棉布。這一推論，是十分可能的。因為根據記載，當時西南一帶，如：林邑、丹丹、干陀利、狼牙脩、婆利、真獵、扶南、呵羅單、天竺、葉波等國，都有使用或出產「古貝」的紀錄。所謂古貝，或稱吉貝，也就是木棉布。而且那些地方，與中土的交通，早有往來。譬如：南史夷貊傳說：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

22. 卷第三十七，列傳第二十一，p. 9 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本。

23. 卷十四，p. 6 藝文印書館影印安徽叢書本。

後，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²⁴。

至於貢獻或出產木棉的記載，更是屢見不鮮。例如：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沉香。古貝者（秉權案：梁書作「吉貝」），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為林邑王……書樹葉為紙，男女著以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為幡旗²⁵。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並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等物²⁶。

于阇利國，在海南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²⁷。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為干漫²⁸。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其國人披古貝如帔……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玳瑁、琉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²⁹。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訖尋國，國人猶裸，唯婦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乃用布³⁰。

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白疊古

24. 卷七十八，列傳第六十八，夷貊上，p. 1 涵芬樓影印本。

25. 南史，同上，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pp. 1-2 所記與此相同，惟「古貝」作「吉貝」。涵芬樓影印本。

26. 南史，同上。p. 12.

27. 同上。pp. 14b-15a.

28. 同上。p. 14a.

29. 同上。pp. 14a-15a.

30. 同上。p. 5. p. 7.

貝、葉波國古貝³¹。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一名身毒，漢使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也³²。

月支國，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銅、鐵、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毳毼³³。

又如北史真臘傳說：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利氏，名質多斯那……王著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其館。隋大業十二年，遣使奉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絕³⁴。

木棉，在西域則稱白疊，除上引諸條外，又如南史夷貊下，高昌國傳說：

高昌王，其國蓋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茲、北鄰敕勒……出良馬、蒲桃酒、石鹽，多草木。有草實如薊，薊中絲如細纒，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³⁵。

又魏書西域傳說：

康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出……錦疊³⁶。

此外，在那個時候，在中國，也有直接稱「木綿」的，譬如：梁武帝克勤克儉，曾經使用「木綿皁帳」，歷史上傳為美談。梁書武帝紀說他：

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食而已。庶事繁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綿皁帳，一冠三載，一被三年，常克儉於身，凡皆此類³⁷。

資治通鑑，梁紀十五，武帝大同十一年（545A. D.），也說：

31. 同上。p. 12a。宋書，卷九十七，所載與此相同。

32. 同上。p. 15a.

33. 同上。

34. 北史，卷九十五，列傳第八十三，p. 15，光緒癸丑，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欽定本。

35. 卷七十九，列傳第六十九，夷貊下。梁書卷五十四，西北諸戎傳，所記與此相同，惟「國人」下，多一「多」字。舊唐書高昌傳曰：「有草名曰白疊，人采其花，織以為布」。

36. 魏書，卷九十七，列傳第一〇二，西域傳，pp. 21b-22a，涵芬樓影印本。隋書卷八十三，所載與此相同。

37. 卷第三，本紀第三，武帝下，p. 13 涵芬樓影印本。

上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四更竟，卽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自天監中，用佛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過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縣阜帳³⁸。

很顯然的，通鑑所記，取材於梁書，梁書是隋唐之際的姚思廉，繼承他父親姚察的藍本而寫成的，而姚察又是梁朝的史官。所以，其撰寫的時代，即使不是當時，也與梁世相去不遠。所記事物，當是實情。梁書和通鑑說武帝用「木縣阜帳」，是形容他的「克儉」，可見木縣在那時，已經不是什麼高貴稀罕的珍品了。關於木棉，胡三省的通鑑注說

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種之。既生，須一月三斲其四旁；失時不斲，則爲草所荒穢，輒萎死。入夏漸茂，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縣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縣，令其勻細，卷爲小筩，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縲絲狀，不勞紉緝，織以爲布。自閩、廣來者，尤爲麗密。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卽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織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棉，特其細緊者耳。當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爲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卽古所謂白疊布³⁹。」

胡三省，是宋末元初的人，前面那段注釋，是根據北宋史史炤通鑑釋文中的話而寫成的，可見北宋時代，江南閩、廣一帶，木棉生產，已經很多，而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繪有「棉花行」。可見北宋汴京，也有棉花買賣⁴⁰。到了元朝統一以後，就在至元二十六年，設立了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等地的木棉提舉司。先是「責民歲輸木棉十萬匹」⁴¹，後來到了貞元二年，就索性每年徵收五十萬匹了⁴²。如果

38. 卷一百九十五，p. 3933 章錫琛標點，容肇祖、聶崇岐覆校本。

39. 同上引書。p. 3934.

40. 見董作賓師清明上河圖，大陸雜誌，第二卷、第八期、p. 18，民國四十年，四月、臺北。

41. 文物，1976, 1, pp. 92-93 引元史、世祖紀二十。

42. 參看中國棉業史，p. 44，據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稅量。

那些地方，不是早已盛產木棉，那末要設這許多的提舉司，所爲何來？又如何能負擔得了那麼重的稅賦？有關宋元生產木棉的情形，我們不想在此多說。現在，且看後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他在五檠果蓏菜茹非中國物者，木縣條中引吳錄說：

吳錄，地理志曰：交趾定安縣有木縣樹，高丈，實如酒杯口，有縣如蠶之縣也。又可作布，名曰白縹，一名毛布⁴³。

吳錄三十卷，是張勃所作，據史記伍子胥列傳索引說：

按張勃、晉人，吳鴻臚嚴之子也，作吳錄。裴氏注引之是也⁴⁴。

吳錄中記述木縣的，還有另外一條，說：

交州永昌，木縣樹高過屋，有十餘年不換者，實大如酒杯，中有縣如絮，色正白，破一實得數斤，可爲縹絮及毛布⁴⁵。

交州永昌在今雲南保山，也就是漢時哀牢夷的所在地。下文還要提到。交趾定安縣則在今越南的北部。又據三國時代的吳丹陽太守萬震的南州異物志說：

五色班布以（似）絲布，古貝木所作。此木熟時，狀如鵝毳，中有核，如珠珣（公後切），細過絲縣，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不績，在（任）意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爲班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爲布，弱輒厚緻，上毳毛，外微人以班布文最煩縹多巧者，名曰：城，其次小羆者，名曰文辱，又次羆者，名曰烏驎⁴⁶。

華嶠的後漢書說：

謝尚書（？）江夏，相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以爲軍士襦袴⁴⁷。

所謂「烏布」，應該就是異物志所說的「烏驎」棉布，是棉布中最粗的下品。所謂「烏布帳」，也就是「木棉阜帳」之類的東西。所以梁武帝用「木棉阜帳」，才會被認爲是「克儉」的人。又據華嶠後漢書：

又曰：大秦國出金塗布、緋持竹布、發隆火煖布、阿羅得布、巴則布、鹿代

43. 卷十，p. 628，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農字子部，影印明萬曆間胡震亨秘冊彙函本。

44. 列傳第六，卷六十六，p. 6 藝文印書館影印會注本，按吳錄，隨時已亡。

45. 佩文韻府，卷十六下，p. 25，下平，一先，縣，p. 1754 商務印書館。

46. 李昉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第一至二頁。p. 3579 新興書局影印國學叢書本。

47. 同上。p. 3577

布、溫宿布、五色枕布。魏文帝詔曰：夫珍翫所生，皆中國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黃布爲細，樂浪練爲精，江東太末布爲白，故（皆或固）不如白疊故（爲）鮮皮（潔）也⁴⁸。

而陳壽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也說倭：

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冶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紵，以木縣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紵，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⁴⁹。

可見魏晉之際，已有「木縣」「白疊」「白縹」「毛布」「古貝」「城」「文辱」「烏驕」等名稱的棉布了。按照前面所列的一些材料看來，倭人進貢的「班布」，應該也是一種棉布。

至於「毛布」這個名稱，顧名思義，應該是指毛織品而言的。然而張勃吳錄卻說木縣布一曰毛布。慧琳音義中也用它來解釋棉織品的「氈」字。因此，在音義中用「謂毛布也」來解釋的那些名稱；如「毛氈」與「斑氈」等，究竟是毛織品，還是棉織品，就很難確定了。氈字的意義，照埤蒼、字林和切韻的解說，都是「毛布也」，不過從慧琳所說：「今謂不然，別有氈花，織以爲布。其毛所作，諸褐罽是」。可知「氈」和「毛布」原來的意義，應該是毛織品，到了後來，才被當成棉布。音義還說：「說文：從毛疊聲」。但是今本說文，卻無氈字。所以，我們不知道說文是怎樣解說的了。音義引考聲說：「氈，草花布也」。可見將毛織品的氈字，作爲棉織品的名稱，早已通行，並已收入字書。至少，在魏晉之間，已經如此。這大概由於「白疊」「白縹」等名稱中的疊、縹等字，與氈字音近，所以就有互相混用的現象。究竟孰先孰後，那就很難確定了。

此外，在齊民要術的非中國物者中，還列了一條「娑羅」：

盛弘之荊州記曰：巴陵縣南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生旬日，勢凌軒

48. 同上。

49. 卷三十，p. 855, p. 857. 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標點本。

棟。道人移房避之，木長便遲，但極晚透（香）。有外國沙門見之，名為娑羅也。彼僧所憩之蔭，常著花，細如白雪。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狀如芙蓉⁵⁰。

太平御覽所引的羅浮山記中，也曾提到木棉花，大如芙蓉：

木繇，正月則花大如芙蓉，花落結子，方生繇與葉耳。子內有繇甚白，蚕成則熟，南人以爲繇絮⁵¹。

宋、明學者，認為娑羅就是木棉。例如：南宋祝穆方輿志說：

平緬出娑羅樹，大者高三五丈，結子有綿，紵綿織爲白氈，名兜羅綿⁵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引南越志說：

南韶諸蠻，不養蠶，惟收娑羅木子中白絮，紵爲絲，織爲幅，名娑羅籠段⁵³。

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說

玄扈先生曰：吉貝之名，獨昉於南史，相傳至今，不知其義竟是海外方言也。小說家所謂木棉，其爲布曰城，曰文縐、曰烏麟、曰斑布、曰白氈、曰白縐、曰屈陶者皆此。故是草本，而吳錄稱木棉者，南中地暖，一種後，開花結實，以數歲計，頗似木芙蓉，不若中土之歲一下種也。故曰十餘年不換，明非木本矣。吉貝之稱木，即禹貢之言卉，取別於蠶綿耳。閩廣不稱木棉者，彼中稱攀枝花爲木棉。攀枝花中作衲褥，雖柔滑而不韌，絕不能牽引，豈堪作布。或疑木棉是此，謂可爲布，而其法不傳，非也。吳錄所言木棉，亦即是吉貝，或疑其云樹高大，當是攀枝，不知攀枝高十數丈，南方吉貝，數年不凋，其高丈許，亦不足怪，蓋史所謂林邑吉貝，吳錄所謂永昌木棉，皆指草本之木棉，可爲布。意即娑羅木，然與攀枝花絕不類⁵⁴。

但也有些記載，則將「娑羅」誤成「婆羅」的。于景讓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木棉項箋釋

50. p. 633 按御覽卷九六一，第八葉（p. 4162）所引與此略異。如「南有寺，僧房」作「僧寺」。「隋生」作「不」。「移房」作「移居」。「透」作「香」。「外國沙門」作「西域僧」。「名為娑羅也」作「曰：娑羅樹也」。「細如白雪」四字則無。「元嘉」前有「至」字。

51. 卷九百六十。p. 4156.

52. 農政全書，卷三十五，pp. 51-52. 民國三十一年，輔華齋印刷所翻印本。

53. 同上，p. 51 于景讓參考了日人藤田豐八的東西交涉史之研究（p. 573）認為南越志係南夷志（蠻書）之誤。

54. 卷三十五，木棉，p. 52

(下) 說：

太平御覽卷九六一收婆羅項引南夷志曰：「南詔多收婆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紉爲絲，織爲幅，裁之爲籠段，男子婦人連服之，縹國彌臣（彌）諾，亦皆披婆羅籠段」。所謂南夷志，是指唐樊綽的蠻書。該書的現行刊本，在雲南管內物產第七項下云：「自銀生城、杯南城、尋傳、祁鮮已西，蕃蠻種，並不養蠶，唯收婆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組織爲方幅，裁之籠頭，男子婦女通服之，縹國彌臣彌諾，悉皆披婆羅段」。現行刊本的蠻書，是從永樂大典蒐錄，自不足以言完備，且或不免有譌誤。惟太平御覽的編者，將「唯收婆羅樹子」的「收」字，認作「牧」字，且以「收婆羅」爲樹名，則無疑地是一個錯誤。

太平御覽及現行蠻書，皆稱「婆羅」，藤田豐八斷爲「娑羅」之誤。「娑」「婆」易混，這錯誤是很可能的。但宋祁在新唐書南蠻列傳上南詔項下曰：「太和、祁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此波羅是否爲婆羅之誤，僅憑文字，很難判斷。筆者亦以「婆羅」爲「娑羅」之誤⁵⁵。

于氏以一生物學家，而對歷史的考證，一絲不苟，態度嚴謹，令人欽佩。譬如：他認爲李時珍所引的南越志中，有「南詔」一詞，便不可能是沈懷遠的作品，因而斷定南越志爲南夷志之誤。可惜有關植物方面的一些考證，過分專門，這裏不能一一轉引。

從上面的一些資料看來，三國之初，乃至東漢末年，中國已有棉布，應無疑問。現在，我們再看晉左思（太沖）的三都賦，這不但是文學價值很高的作品，而且包涵的史料，也很豐富。譬如：吳都賦說：

木則楓柟櫟樟，枅欂栲，縣杭椴櫨，文檣楨樞，平仲裙屨，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⁵⁶。

那是三國時代吳地確有木縣樹的實錄。據劉淵林（達）的注說：

異物志……木縣樹高大，其實如酒杯，皮薄，中有如絲縣者，色正白，破一實，得數斤。廣州、日南、交趾皆有之⁵⁷。

55. 大陸雜誌，第九卷，第七期，1969年，十月，臺北。

56. 昭明文選，卷五，五頁。藝文印書館影印本（p. 38）。

57. 同上。